联合国 S/PV.8650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四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六五〇次会议

2019年10月30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马特基拉先生/马皮萨-恩卡库拉女士	（南非）
	比利时	范弗利尔伯格夫人
	中国	张军先生
	科特迪瓦	莫里科先生
	多米尼加共和国	特鲁略尔斯·亚布拉先生
	赤道几内亚	埃索诺·姆本戈诺先生
	法国	德里维埃尔先生
	德国	霍伊斯根先生
	印度尼西亚	查尼先生
	科威特	奥泰比先生
	秘鲁	罗德里格斯先生
	波兰	弗罗内茨卡女士
	俄罗斯联邦	波利扬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艾伦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克拉夫特夫人

议程项目

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非洲联盟

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包括加强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工作的报告（S/2019/759）

19-34038 (C)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非洲联盟

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包括加强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工作的报告（S/2019/759）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主任汉娜•萨瓦亚•塔特女士，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女士阁下。

塔特女士和穆罕默德女士在吉布提通过视频参加我们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9/759，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包括加强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工作的报告。

我现在请塔特女士发言。

塔特女士（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召开这次关于联合国与包括非洲联盟（非盟）在内的区域组织合作的重要会议。首先，我谨祝贺安全理事会成员及其在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同事上周在亚的斯亚贝巴成功举行了两个理事会的年度联席会议。讨论颇具建设性，这表明两个理事会的成员通过密切合作和伙伴关系，本着相互尊重和团结的精神，坚定致力于应对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挑战。

安全理事会面前有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包括加强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工作的报告（S/2019/759）。我上周得以在亚的斯亚贝巴提到，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之间的伙伴关系继续逐步加强。秘书长在2月份对非洲联盟首脑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联合战略合作取得了巨大的飞跃。我们在应对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问题方面的合作正在变得更加系统、更加可预测。我们都认识到，当代非洲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既复杂，又相互关联，它们的影响十分深远，两个组织如不能彼此合作，哪个都无法消除这些威胁。在追求集体和平、安全和发展的共同目标时，我们认识到并利用彼此的相对优点和比较优势。

我们在马达加斯加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非洲联盟、联合国、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其他伙伴在非洲联盟的领导下开展合作，防止了政治危机的恶化。这种合作促进了分别于2018年11月7日和12月19日举行的和平、自由、公平、可信的选举，以及随后在2019年1月开展的和平政治过渡。同样，我们在中非共和国的共同努力促成了在2月6日签署《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这使得暴力事件大幅减少，安全架构逐步重建，人道主义准入有所改善。非洲联盟专员谢尔吉和拉克鲁瓦副秘书长通过本月初的联合访问等方式，继续积极参与支持该协议的执行，并强调违反协议的后果。这种参与对于2020年即将举行的选举也尤为重要。

非洲联盟-联合国的联合努力也在苏丹取得了积极进展。各方决心推动8月17日《宪法宣言》和过渡协议的执行工作。由阿卜杜拉•哈姆杜克总理领导、并于9月8日宣誓就职的过渡政府阐述了它的优先事项，重中之重是在苏丹全境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以及该国迫切需要的经济复苏。9月11日，双方签署了《关于建立信任程序和谈判筹备的朱巴宣言》，这是一项建立信任的协议，也是制定全面和平协议的路线图。

然而，重大挑战依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要深化与非洲联盟和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及机制的合作，采取一致行动应对我们继续面临的挑战。正如秘书

长报告举例说明的，我们继续面临非洲大陆在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挑战，原因是政治和社会经济排斥与歧视、治理机构薄弱、有时公共部门管理不善，包括选举管理机构管理不善，以及因选举进程受到质疑的争议选举而带来的挑战。

尊重法治、人权以及与提供基本服务和公平管理自然资源相关的挑战，加上气候变化和粮食不安全的负面影响，继续为我们非洲大陆带来挑战。特别是在气候变化方面，我们正在目睹洪水、飓风以及由此产生的人道主义危机对整个非洲大陆产生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弱点因外部干涉、代理人冲突、暴力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腐败以及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缺乏有效的国家权威而变得更加严重。

正如安理会成员上周在朱巴以及它们在亚的斯亚贝巴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成员在审议时见到的那样，南苏丹局势令人严重关切。《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重振协议》的落实工作滞后于商定的基准和时间表，过渡前任务的执行进展缓慢，包括过渡安全安排，以及关于解决州的数目和边界问题的未决决定等继续威胁着《重振和平协议》条款的执行工作。

正如上周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安理会成员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强调的那样，坚持和尊重11月12日组建重组后的民族团结过渡政府的最后期限以避免和平进程破裂至关重要，这是各方先前商定并得到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认可的期限。我们希望将保持势头，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使南苏丹重返通往和平与稳定的道路。在这方面，伊加特在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的支持下密切关注并采取后续行动将十分重要。

在索马里，索马里联邦政府和一些联邦成员州之间的合作仍是一项挑战。然而，为了在政治、安全和经济改革方面取得进展，这种合作至关重要。我们认识到，为了在2020年或2021年实现大选和获得普遍授权，联邦政府和立法机构必须兑现承诺，在12月前通过选举法，在2020年6月前完成宪法审查，通过修订后的联邦宪法，设立宪法法院和司法事务委员会，继续民族和解进程，确保包括妇女在内的社会所有部门参与政治决策。在最近结束的摩加迪沙索马里伙伴关系论坛上，国际伙伴商定了一个相互问责框架，以便将其共同关注点缩小到一些优先领域，从而在2020年12月之前取得关键优先成果。

利比亚局势仍是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广大国际社会关切的问题。军事行动和煽动性言论继续升级，实地条件不利于各方之间直接对话。估计有13.5万人仍然留在前线附近地区，有27万多人、包括移民留在直接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其中一些人被关押在非人道的官方和非官方拘留所内。安理会成员还听取了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上周表达的关切，包括对持续违反武器禁运的关切，这种行为加剧了危机，进一步破坏了利比亚的领土完整，加剧了区域内的不稳定。

萨赫勒地区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包括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毒品走私、贩运、季节性游牧问题和族群间暴力，这些挑战因广大地区特别是边境地区国家权威缺失而加剧。

我们正在目睹气候变化和粮食不安全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还有无法获得基本权利、服务和经济机会、暴力增加、妇女的作用和参与面临挑战，这些问题继续阻碍发展。

2017年4月签署的《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为有效应对这些复杂挑战提供了方法和机制。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已同意尽可能努力就各种冲突局势达成共识，并通过协商决策，制定合作办法。我们同意就当前事态发展交流关于冲突根源的信息和分析，作为后续联合评估的基础，以帮助确定两个组织如何共同努力，以预防和继续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同意分享预警信息和对潜在热点的分析，并共同努力制定备选方案，在制定预防冲突措施方面开展协调与合作。

我们还一致认为，斡旋和调解不仅仅能够预防冲突，并贯穿整个冲突周期。我们同意与其他次区域组织和区域机制进行协调，在非洲大陆的斡旋、预防性外交和包容性调解活动中开展密切合作。此外，我们还同意在选举事务、改进善治、保护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进行合作。

为此，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在整个非洲大陆，特别是马达加斯加、中非共和国和利比亚进行了调解和斡旋。这两个组织的特别代表和特使进行了联合实地访问，并定期举行协商会议，包括目前正在吉布提举行的会议。

联合国秘书处和非盟委员会高级官员向两个理事会联合通报情况的做法仍对双方有利，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这使我们有机会扩大讨论，纳入两个组织的观点，并顾及关于冲突局势的新信息和新观点。我们的伙伴关系审查和协调机制仍然积极和充满活力，包括今年5月举行的秘书长和非盟委员会主席第三次年度会议、2月和9月举行的专员和副秘书长级别的和平与安全联合工作队协商会议以及3月举行的关于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问题的对口协商会议。

这些机制为评估我们在加强伙伴关系方面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并规划前进方向提供了机会。我们定期举行预防冲突和前景扫描联合会议，并对区域经济共同体总部进行联合技术访问，以分享信息、进行联合分析、支持正在开展的协调活动和加强工作关系。

我们与非盟和平与安全部和非洲联盟负责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事务的高级代表协调，支持妇女参与调解和预防冲突，特别是通过非洲妇女预防和调解冲突网络。联合国也在支持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

在这方面，非盟确定其优先事项是加紧努力，加强行动和结构性冲突预防，强调和平、安全、发展之间的联系，并强调必须尽早果断应对，防止冲突发生或升级。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成员就联合实地访问的方式问题进行讨论。正如我上周有机会指出的那样，秘书处和非盟委员会高级官员的联合访问已经成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和经常性的特色。在我们看来，好处显而易见，特别是在对复杂的冲突局势及其根源形成共识、评估现状以及传递联合信息方面。我们期待两个理事会的成员进一步讨论和解决这一问题，认识到这将大大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我们的伙伴关系。

我们认识到，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的资金筹措仍然是非盟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在这方面，我要赞扬非盟成员国承诺通过向非洲联盟和平基金捐款支持建设和平活动，该基金目前有1.31亿美元。我还欢迎非盟委员会主席努力全面落实该基金的治理架构。此外，我们期待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定于2020年2月举行的非盟大会会议之后，就此问题与联合国接触。

最后，我感谢安理会成员继续大力支持非盟-联合国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并感谢他们支持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塔特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穆罕默德女士发言。

穆罕默德女士（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发言，因为非洲大陆有紧迫的承诺，他不能参加我们的会议。首先，我谨热烈祝贺南非共和国代表团在繁忙的10月份出色主持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在这方面，我谨提及安全理事会主席为确保上周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我们两个理事会的第十三次年度磋商取得成功作出的贡献。这清楚表明了我们渴望巩固的非洲联盟（非盟）和联合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本议题还证明了当前问题的战略重要性，并证明南非继续支持活力空前的非盟-联合国伙伴关系。我感谢主席让我们有机会向安理会通报情况，交流我们对该伙伴关系现状的看法。

自2017年签署《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和随后的《发展框架》以来，随着我们寻求有效应对非洲复杂的和平与安全挑战，我们共同努力的频率有所增加。我坚信，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进行联合分析和应对，交流信息，并就各自的比较优势达成共识，我们的战略合作将继续加强。

在我们加强伙伴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的主要成就之一体现于联合实地访问，最近一次是过去几天由常务副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特使率领，在妇女、和平与安全声援访问框架内，对非洲之角进行的访问，秘书长特别代表汉娜·塔特和我有幸参加。虽然有可能重复特别代表塔特提出的一些观点，我仍要强调以下几点。

在中非共和国，非盟-联合国的共同努力导致签署了《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根据第十七次非盟-联合国联合工作队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主管和平行动副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于本月早些时候对中非共和国进行了联合访问。特别是考虑到即将于2020年举行总统选举，非盟和联合国继续积极参与支持全面执行该协议。

同样，我们的共同努力促进了苏丹形势的积极发展。加快执行苏丹8月17日的《宪法宣言》和过渡协议是非盟和联合国的优先事项。应该指出，将苏丹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删除，对苏丹的经济复苏至关重要。

在南苏丹，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联合国和非盟都在支持南苏丹各方走向和平与稳定的道路上发挥了作用，解决了与和平协议有关的悬而未决问题，并重新部署了支持在过渡期结束举行选举的努力。加快全面执行《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重振协议》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在索马里，非盟和联合国强调需要恢复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州之间的对话，以实现2020-2021年选举路线图中的必要里程碑。非盟与驻亚的斯亚贝巴的联合国同事合作，已经开始就制定一项政治战略进行对话，以促进我们在索马里的长期参与的一致性。

在利比亚，非洲联盟仍然对那里的局势感到关切。非盟坦率表示沮丧，并认为非盟需要更多地参与，而不是置身事外。因此，联合国和非盟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办法，为利比亚各行为体提供支持，推动和平进程。

在马里，非盟、联合国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之间的合作以及每个组织发挥的作用，对于促进该区域更安全的环境并努力最终确定萨赫勒地区的统一战略至关重要。国际伙伴需要继续支持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并提供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所需的资源和援助，以便该部队充分发挥作用，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关于萨赫勒区域其他地区，非盟、联合国和西非经共体仍然致力于支持由地区自主和推动的举措，以应对复杂的和平与安全挑战。尽管我们作出了协调努力，但我们继续目睹广泛的暴力极端主义、毒品走私、人口贩运、畜牧季移问题和族群间暴力。该地区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经济不平等。

除了我提到的非盟-联合国联合努力之外，我们各组织继续合作支持自由、公平和可信的选举进程，加强善治，并在整个非洲大陆促进保护人权。非盟和联合国将与相关区域经济共同体合作，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之前继续与会员国合作，以促进民族凝聚力以及包容性政治和选举进程。

越来越需要加强我们应对气候安全问题的联合区域办法，特别是对萨赫勒、非洲之角和其他受影响地区而言。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剧了这些地区现有的紧张局势，并表现为非洲大陆不同地区族裔间的紧张局势和冲突加剧。虽然非盟已做出各种努力，确保在灾害情况下及时作出反应，但也应考虑采取联合预防措施。

在承认我们在预防和管理冲突方面的共同努力取得进展的同时，还应加强非盟和联合国在建设和平和冲突后重建方面的合作。此外，我们各组织应加强技术领域的联合工作，如和平行动的特派团规划和管理、财务管理以及问责制。

从非洲联盟的角度看，与联合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应该建立在共同价值观、相互尊重和团结的基础之上。虽然加强联合分析和规划肯定能加强伙伴关系，但缺乏联合应对措施一直是两个组织感到沮丧的主要原因。我们的联合分析必须反映共同优先事项，以促进采取协调一致的方法，并导致采取联合应对措施。伙伴关系中一个要求很高的领域是对在役特派团，特别是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以及对决定任务是否延期的结论所着重反映的动态，进行联合评估。在两机构之间存在分歧时，联合国的看法往往占上风。虽然这些情况背后有不同的考虑，但有人认为，非洲联盟的立场无关大局。这种观点损害而不是加强这一关系。我认为，在处理利比亚危机的努力中，这一情况也很明显。

最后，我们两个理事会之间的关系本质上驱动着两组织的伙伴关系。我赞扬两个理事会定期参加非盟委员会和联合国秘书处高级官员的联合通报会，因为这为广泛讨论我们对各个冲突局势的看法和意见提供了机会，并使我们能够对实地情况达成共识。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应在考虑到安全理事会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授权、相对优势和共同目标的情况下，继续加强我们两个理事会之间的政治和体制接触。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穆罕默德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德里维埃先生尔（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召开今天的会议，并感谢你上周率领我们对非洲联盟（非盟）总部进行了非常成功的访问。我还要感谢两位通报者的发言。我现在想强调三点。

我的第一点是，联合国、非洲联盟和非洲各次区域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对于防止和解决当今非洲的危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法国坚定致力于支持在《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框架内建立的这一伙伴关系。我们还全心全意支持在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之间开展三边合作。在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伙伴关系已经结出了果实。

在预防方面，非洲联盟在联合国、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以及包括法国和欧洲联盟在内的其他伙伴支持下所作的努力，给201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马达加斯加的总统选举带来了更大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最近，在联合国和苏丹之友联络小组支持下，非洲联盟和埃塞俄比亚帮助苏丹达成了一项协议。

在解决冲突方面，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在中非共和国开展的工作促成中非共和国政府和14个武装团体于2月6日签署了《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自那时以来，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一直在密切合作，以确保该协议得到成功执行。在萨赫勒，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联合行动对于充分执行《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至关重要。

在反恐方面，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正在向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提供后勤支助，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9月份在瓦加杜古通过的旨在遏止恐怖主义威胁蔓延的倡议将加强该联合部队的作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提议为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这就是法国和德国在七国集团比亚里茨首脑会议上与萨赫勒五国集团现任主席、布基纳法索卡博雷总统共同发起的倡议。

我的第二点是，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还因为非洲和平行动力量不断增长，能够满足实际需要，能够在危机热点升级之前对其进行快速干预。因此，我们支持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可持续和可预测地开展并资助这些行动，

包括通过义务性捐助这样做。我们当然会继续兼顾我们在非洲联盟的伙伴和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的看法，以便达成能满足行动需要并能在安理会获得共识的解决方案。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应继续在两组织之间的预算与财政、尊重人权和报告人权状况等若干其他轨道上作出努力。法国愿在这方面提供全力支持。

我的最后一点是，上游和下游均须采取更广泛的办法来应对危机。正如我先前提到的那样，在预防方面已经取得了具体成果。但是，我们必须做得更多，特别是在非洲联盟诸如非洲妇女预防冲突和调解网络这样的机制与联合国诸如调解问题高级别咨询委员会这样的机制之间的协作方面。此外，我们必须能够就影响非洲大陆的问题形成共同愿景。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必须进行年度协商。就在上周，两个理事会进行了年度协商。这种协商发挥着非常有益的作用。我还要强调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的作用，它们是两个理事会之间的桥梁。最后，我们可以共同努力，确保危机未来不会复发，特别是投资于我们年轻一代的教育，并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谨强调法语社区在发展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以及在两组织加强这一作用的必要性，因为这些社区核心在非洲，因此对于更好地共同了解非洲大陆所面临的挑战至关重要。

霍伊斯根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今天很高兴在你面前发言。我感谢你主持今天的会议。我还感谢两位通报者。我认为，她们参加本次会议，不仅表明非洲联盟（非盟）和联合国正在密切合作，而且还表明第1325（2000）号决议正在得到执行。

有两位女性领导人参加本次会议真是太好了。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昨天通过的第2493（2019）号决议正在得到执行。虽然这当然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但穆罕默德女士在发言中提到的与常务副秘书长共同对非洲进行的访问是个非常积极的迹象。我谨感谢两位女士以及亚的斯亚贝巴的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和非洲联盟筹备并进行上周的实地访问，该访问组织得非常好，而且极有助益。正如我们上周看到的那样，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这种合作非常重要。从我的角度看，这种合作可以变得更加具体，也许有时可以有点不那么正式，并更加注重联合分析、联合行动和联合解决。

如两位通报者所言，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必须涵盖从预防到缓解和调解再到冲突后重建的整个冲突周期。在这方面，我谨强调尚未提到的两个实体，即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建设和平基金。我们鼓励所有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利用这些机构。

作为欧洲联盟的成员，我还应提及欧洲联盟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以及欧洲联盟、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之间的三边合作。非洲发生什么对于欧洲很重要，反之亦然。我们互为近邻，因此，这种合作非常重要。我们支持非洲联盟、联合国和欧洲联盟在战略、政治以及战术层面的双边与三边合作。

我不想谈论具体国家的局势，但是我想说，我赞同两位通报人对许多冲突局势、包括马达加斯加、中非共和国、苏丹、索马里以及萨赫勒局势下的合作做出积极评估。关于萨赫勒，我要提及德里维埃尔大使刚才所说的关于德法合作举措和联合国支助经安全理事会授权、由非盟主导的和平行动的话。我想，在该领域我们需更努力地工作。

关于总体合作，我想回到两位通报人都提到的一个方面。重要的是，我们在审议冲突时要共同努力，以确保其根源得到妥善处理。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确保遵守法治、尊重人权，并且为民众提供充足的服务。我受到触动的是，两位通报人均提到，气候变化与安全是冲突的根源之一。正如穆罕默德女士提到的那样，气候不安全导致族群间冲突，这也是必须处理的问题。

关于我们上周对南苏丹的访问，德国当然与会议桌前的所有人一样，继续对充分落实《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重振协议》、包括过渡政府、选举、《宪法》以及宪法法院等方面持同样立场。总统和反对派领导人必须把民众的福祉置于自身利益之上。我们亲眼看到那里的民众痛苦不堪，绝对有必要让他们最终得益于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

关于利比亚局势，我谨再次强调，妇女参与该国的和平进程何其重要。穆罕默德女士强调了非洲联盟加大参与的必要。我只再次强调，非洲联盟与欧洲联盟以及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一道，充分参与了柏林进程。我们可以确认，从我们的角度来说，非洲联盟发挥着关键作用，只有有关各方协同行动，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我们才能达成问题的解决。作为关于利比亚的第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我再次呼吁停止向利比亚境内运送武器。

弗罗内茨卡女士（波兰）（*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今天的通报人汉娜·塔特特别代表和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女士关于联合国同非洲联盟（非盟）合作的见地深刻的通报。

现在请允许我侧重于我们认为尤其重要的一些关键要素。

波兰大力支持联合国同非洲各种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因此，我们欢迎联合国同非盟伙伴关系在过去的一年即审议中的秘书长报告（S/2019/759）所述期间取得进展。

近年来，非洲联盟担负起重要职责，其促进和平与安全的作用不断扩大。具体而言，我们赞扬联合国同非洲联盟委员会密切合作，在中非共和国取得成果。我们还高度赞扬非洲联盟在苏丹过渡政府架构方面的调解努力。无疑，用非洲方式来解决非洲问题的原则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今年早些时候，我们曾通过关于“平息枪炮声”倡议的第2457（2019）号决议，以此认可我们对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承诺。波兰认为，这将是朝着加大国际合作力度以稳定该大陆局势采取的又一个步骤。地方、区域以及全球层面有力的伙伴关系对于处理该地区的各种需求、实现均衡与增长十分必要。非洲联盟同联合国的战略合作应继续体现在处理非洲的各种和平与安全挑战、包括预警和冲突的预防与解决等方面的多种磋商体制上。

在从能力开发和政策设计到应对危机行动等一系列广泛问题上，联合国和非盟以及各种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区域机制必须继续在各级开展合作。但是，密切合作并不意味着把责任全部转嫁给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联合国应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处理各种冲突，利用从预防到和平解决和维持和平再到冲突后全面恢复的各种现有工具。

波兰认为，联合国继续支持非洲联盟，努力为其提供有效行动所必需的能力、工具以及手段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是，要使这两个组织能够应对各种新的威胁，处理非洲不稳定的复杂根源。因此，我们认为，安理会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定期互动是深化这种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工具，上周我们在亚的斯亚贝巴就看到这一点。在这方面，我们还强调，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在提供支持、确保两个理事会协调行动方面的重要作用。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波兰全力支持联合国同非洲联盟的合作，并感谢秘书长继续努力，着重强化与非洲联盟和非洲其它区域伙伴的合作。

请允许我向安理会成员保证，波兰随时准备与非洲伙伴一道，不仅在非洲问题上而且就如何处理各种全球性挑战密切合作。

克拉夫特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各位通报人介绍最新情况。

非洲联盟是美国和联合国在非洲的一个关键伙伴，其部分原因是约80%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和预算投向非洲，而且也是因为非洲联盟在世界上一些最具挑战的安全局势下工作出色。就在上周我探访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维和人员期间，我高兴地亲眼看到这种出色工作。非洲联盟为该大陆的和平做出了

极其重要的贡献，包括在其调解下达成《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帮助制订苏丹和平路线图。但是，展望今后，非洲联盟可以做得更多，做出更多的贡献。

在布隆迪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非洲联盟的选举支助对于该过程的和平、透明以及包容将至关重要。非洲联盟还应鼓励布隆迪政府和东非共同体推进布隆迪人内部的对话。在喀麦隆，英语区的暴力应得到非洲联盟的紧急关注。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应安排一次联合访问，以评估局势，敦促各方和平解决其分歧。

我们还承认，利比亚的不稳定直接影响了非洲联盟成员国，同时我们赞赏非洲联盟致力于支持萨拉梅特别代表努力达成政治解决。联合国必须圆满完成这项任务，这至关重要，我欢迎非洲联盟加入柏林方式。这让我们离政治解决又近了一步。我们始终对违反安理会武器禁运的做法深感关切。向该国提供非法武器的会员国在破坏利比亚稳定，我们希望非洲联盟同安理会一道，制止这些武器流通，并期待支持非洲联盟的“到2020年平息枪炮声”倡议。

当然，有时候，为了实现和平，需要请我们的朋友作出困难的选择。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非洲联盟合作的报告（S/2019/759）指出，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很多联合努力都注重政治优先。因此，我为过去一周的协商感到鼓舞，在协商中，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大体商定以若干种方式解决南苏丹、萨赫勒和中非共和国的各项挑战。但是，仅有口头承诺还不够。双方可以将承诺贯彻到底，呼吁南苏丹领导人重申停止敌对行动的承诺，并就未决问题达成妥协，以便在11月12日之前成立过渡政府。

最后，美国支持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努力确保今后的行动获得可预期、可持续的可靠资金。还需要再接再厉，才能达到安理会在第2320（2016）号决议和第2378（2017）号决议中设定的条件。我上个月指出，联合国摊款的使用机制需要一种有适当保障的慎重做法，有关这一议题的任何决议都必须回应美国的长期政策立场，包括关于财务透明度和贸易措施的立场。另外，我们还关心适当分摊负担和坚持联合国的行为与维和行动标准问题。从行动成效到为行动提供资助，非洲联盟如果更严格地遵循这些标准，将直接增进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

非洲联盟工作出色时，生活便为之改善。正因如此，自2005年以来，美国花费了超过15亿美元，为23个非洲伙伴提供培训-支助，包括向派驻六个不同国家的非洲维和特派团军警人员提供训练-支助。我敦促全体会员国同我们一道，培养非洲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的能力。

我们在前几次会议上指出，非洲大陆充满潜力。非洲人口众多，有数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是实现这些使命的关键之一，因此我期待同安理会成员一道努力，加强联合国-非洲联盟关系。

查尼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同前面的发言者一样，感谢南非，特别是为上周访问非洲联盟（非盟）一事感谢我的兄弟杰里，这次访问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非洲问题的深刻见解，还让我们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兄弟姐妹有了更密切的接触。

我还感谢通报人、即我的姐妹汉娜和法蒂玛所作的通报。我们在过去的一周访问亚的斯亚贝巴时，也同她们见过面，而这次另外提供的信息肯定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印度尼西亚也认为，同所有利益攸关方建立伙伴关系，对于解决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挑战很重要，我们欣见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取得长足进展。“到2020年平息枪炮声”倡议和《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仅是这类进展和成就中的两个例证。我要强调指出，任何倡议要取得成功，都需要团结、伙伴关系和大家共襄盛举，在这方面，我要赞扬非洲联盟致力于为非洲挑战寻求解决之道。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一些关键问题。

第一是联合国同非洲联盟保持沟通很重要。我们同秘书长一样，强调本组织与非盟之间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对于寻求有效解决非洲日益复杂的和平与安全挑战至关重要。我们欣见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上周举行联席会议，并敦促它们之间举行更多战略讨论，寻求最适当的解决办法和具体行动，并确保全面执行与诸多冲突有关的各项协议。要进行更密切的协作，就需要这两个组织找到方式方法，让彼此的职责和任务互为补充，并在实地对预防性外交、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活动产生影响。我们应当以创新做法加强我们的伙伴关系，并以注重结果的解决方案、混合维和以及实施着眼于社会经济目标的项目为重点。这当然包括注重两个组织的比较优势，很多人都已提到这一点。

其次，发展和能力建设是非洲可持续和平的先决条件。我们去年认可了《非洲联盟-联合国<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框架》，并期待听取其最新进展情况。应当通过改善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探索更多可能的合作和协同方式。我们记得本组织和世界银行通过2017年联合报告《实现和平之路：以包容性方式预防暴力冲突》开展的合作。它发出了一个关键信息，即经济政策，包括经济激励，可以成为预防工具。印度尼西亚也支持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建设和平基金为解决冲突根源所做的工作。我们欢迎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国别组合致力于通过发展来防止各国重陷冲突。非洲问题在其议程上显然占多数，这再次凸显出建设和平委员会在非洲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联合国与非盟之间现有的伙伴关系应当得到另外的国际支助作为补充。自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印度尼西亚和非洲关系始终很密切，我们将继续通过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方案支持非洲。2018年4月，我们举办了印度尼西亚-非洲论坛，随后在2019年8月举行了印度尼西亚-非洲基础设施对话。这些活动促成了包括基础设施、贸易、互联互通和战略产业等不同战略部门的具体经济合作。我们认为，经济发展定将解决非洲当前面临的某些主要问题。

我们也通过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继续致力于维和非洲和平。目前，印度尼西亚是安理会内最大的人员派遣国，派遣了约3000人，其中包括128名女性维和人员。我们正准备派遣更多女性维和人员，她们擅长并能够在她们的领域促进能力建设。我们目前正在为部署在非洲的7个联合国特派团做出贡献。

区域间支助同样重要。和非盟一样，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正通过它与本组织的伙伴关系同联合国密切合作。我们共同努力，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加强东盟与非盟之间的合作。

作为非洲的真诚伙伴，印度尼西亚将始终致力于维护和平与安全。请允许我重申外交部长马尔苏迪在上个月由主席国俄罗斯主持的安全理事会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部长级会议上所说的话。与非洲的伙伴关系应当

> “建立在真诚、信实和真挚的基础上。这就是我们需要在全球层面推广的团结精神：不会对非洲造成任何损害的伙伴关系；给非洲带来互惠的伙伴关系；给非洲带来平等和共同进步的伙伴关系。”（S/PV.8627，第13页）

最后，我要再次重申，我们相信以下原则真实可信，即邻居了解得最清楚。正如就非洲而言，这条原则可以为当前的问题提供解决办法。

在我们东盟区域的经验中，一个邻国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也事关友情、关照和分享，而且也总是涉及人文方面。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驻非洲联盟特别代表汉娜•塔特女士以及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穆罕默德女士所作的详细通报。

我们认真研究了9月份印发的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同非洲联盟的合作以及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工作的最新报告（S/2019/759）。我们完全支持该报告宣布打算进一步加强各组织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战略伙伴关系。毫无疑问，非洲和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要求我们共同努力，利用区域组织的相对优势。我们欢迎非洲各利益攸关方在该领域的主动行动明显加强，包括建立了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我们认为，强调用非洲办法解决非洲问题的做法是克服安全挑战的有效途径。

我们认为，联合国与非洲各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应基于《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规定。重要的是，确保在每个具体的情况下，我们要制定适合当地具体情况的解决危机方案。我们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区域行为体最了解自己责任领域里的情况。与此同时，鉴于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我们不认为安理会可以让自己置身于非洲大陆解决该领域问题的进程之外。

我们理解我们的非洲伙伴对为非洲和平支助行动提供资源的关切。必须进一步提高非洲行动和联合特派团经费筹措的可预测性、可靠性和灵活性。在起草安全理事会关于非洲维持和平的决议方面，我们准备继续进行建设性对话。

我们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着重强调到2020年平息枪炮声的倡议，我们完全支持该倡议，我们也欢迎非洲联盟大会决定宣布2020年为非洲落实该倡议之年。

我们看到了扩大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合作的重大潜力。两个理事会的年度会议——最近一次是上周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会议——为它们同步行动和协调议程提供了良好机会。我要借此机会感谢非洲联盟的热情款待。我们还赞赏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举行会议前夕安排朱巴之行的价值。我们希望，已经举行的讨论将有助于各方执行《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协议》。

最后，我谨强调，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是发展与非洲国家及其区域组织的关系。我们在许多区域和全球问题上的立场很接近或完全重合。在上周于索契举行的第一次俄罗斯-非洲峰会期间，就令人信服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坚定地致力于落实峰会的成果，包括建立一个常设机制，以便通过对话与合作促进伙伴关系，并加强与非洲国家和各区域组织的互利合作，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

艾伦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联合王国非常重视非洲联盟（非盟）在非洲大陆预防、调解与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这不仅是我们安全理事会集体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也是联合王国本身与非洲联盟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自豪地支持非洲联盟在该领域的优先事项，包括非洲大陆预警系统、选举观察团、和平支助理论发展、以及非洲部队和警察派遣国部署前的培训。我们高度赞扬联合国秘书长和非洲联盟主席决心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

请允许我本人表示特别赞扬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在秘书长特别代表塔特领导下所做的宝贵工作、以及她在联合国的对等人物常驻观察员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女士的宝贵工作，她们为各自的组织都做了出色的工作。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在维持和平与和平支助行动方面的伙伴关系正在继续发展。联合王国原则上支持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和某些关键条件将联合国摊款用于未来非盟所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在未来安理会就该问题作出任何决定时，一个关键的考虑因素是，非洲联盟承诺为自身的和平支助行动提供25%的经费。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表明非洲决心掌控非洲主导的办法，解决非洲大陆的冲突。

稳健的财务报告安排、明确的联合规划和协调结构、以及遵守人权、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守则

和纪律的强有力框架，所有这些也是关键。请允许我表示，让我感到失望的是，在今年关于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的讨论中，在第五委员会，非洲国家集团一些成员不支持负责处理这些问题的员额。我们鼓励秘书处和非洲联盟委员会在这些重要技术领域继续展开工作。

在7月8日举行的尼亚美会议上，会员国同意将拟订非洲联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之间有效分工的详细建议。我们非常欢迎这样做。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加强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有助于在继续执行《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协议》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关于本月在安理会主席国南非领导下安排的朱巴之行，我要在此表示赞同我同事们的表态，当然也赞同我们美国同事的表态。我们离开朱巴时达成了一项明确的协议，即我们必须坚持11月12日的时间表，各方都必须为南苏丹人民的利益作出妥协。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都表示要致力于参与和监测执行在过渡政府组成后尚未完成的任何任务，并表达对破坏者采取行动的决心。

我还要指出这一伙伴关系在苏丹向文职治理过渡进程中的重要性；在今年夏天的一系列事件中，当然，也包括在争取索马里的可持续政治解决方面，非洲联盟得到了安理会的大力支持。

关于利比亚，我非常欢迎非洲联盟发挥更大的作用，如同我们在亚的斯亚贝巴所讨论的那样。正如我们的德国同事所指出，极为重要的是，作为柏林进程的一个关键部分，非洲联盟必须享有充分代表性。但我也只想强调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内的其他区域组织发挥的关键作用。科威特大使和欧洲联盟观察员无疑会提到这一点。

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也应该通过更密切的协调，支持更早开展更有效的行动，每个组织利用其相对优势，防止缓慢发酵的政治危机发展成冲突。我认为，这完全符合非洲联盟关于到2020年平息枪炮声的倡议，也符合秘书长、实际上也是安理会对预防冲突的重视。

我们特别建议就喀麦隆问题加强合作，在这方面迫切需要就全国对话中提出的建议展开包容性讨论和后续行动，以保持和平势头。次区域行为体、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之间的密切协调对于解决布隆迪政治危机以及在2020年举行可信和包容性选举方面取得进展也至关重要。

我们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每一位同事当然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加强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我们最近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年度磋商提醒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并设法利用我们的相对优势是多么有价值。我完全同意德国大使的意见，即如果大家更加坦率——也许最重要的是在我们无法达成一致的地方——并更加注重我们能够共同采取的行动，那就太棒了。

我只想说，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未来一年保持两个理事会之间的对话渠道畅通，确保我们通过磋商促进更加深入、更有意义的协调，并为实现非洲大陆的和平共同作出更多努力。

姚绍俊先生（中国）：主席女士，中方感谢你主持今天的会议，我们也感谢特塔赫特别代表和穆哈默德大使的通报。

上周，安理会同非盟和安会举行了第13次年度磋商，取得积极成效，发出了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的积极信号。这是联合国同非盟合作不断深化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联合国与非盟互动频繁，双方关系取得长足进展，特别是在预防和解决冲突、维和、建和等领域的合作卓有成效。双方签署了《关于深化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的联合框架文件》、《<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框架》等战略性合作文件。

古特雷斯秘书长同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也成功举行了第三届联合国—非盟年会。双方合作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高水平的新格局。在联合国及非盟支持下，当前非洲和平与安全形势取得积极

进展，但也面临一系列新形势和新挑战。推进联合国和非盟合作正当其时，只能增强，不能减弱。

联合国和非盟应做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双方应继续加强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应支持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非盟等区域及次区域组织拥有独特优势，积累了丰富经验，有能力、有智慧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好非洲热点问题。

联合国和非盟应做创新合作的探索者。联合国同非盟在应对非洲热点问题上的合作日益紧密，应建立更为有效的合作机制，加强在预防冲突、管理危机、冲突后重建等重点领域合作。非盟自主和平行动已成为应对非洲冲突和危机的重要手段，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形成了重要补充。联合国应帮助非盟自主和平行动建立持续、稳定、可预测的供资机制。希望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处认真听取非洲国家的意见和关切，想非洲之所想，急非洲之所急，支持非洲国家和区域组织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努力。

联合国和非盟应做共赢发展的先行者。双方要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帮助非洲解决根源性问题。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热点问题的根源在于贫困和发展不足，出路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应把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同《非洲2063年议程》紧密结合起来。支持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是双方未来扩大合作的重要方向，也是帮助非洲解决冲突根源性问题的重要途径。

中方积极支持加强联合国和非盟合作，并为此作出不懈努力。中方始终坚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积极参与非洲和平、安全与发展事务。此时此刻，就有2000多名中国维和人员在非洲5个联合国任务区守护和平。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宣布成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将支持非洲维和、反恐、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重点，迄今已开展34个涉非项目，成为中国、非洲、联合国三方合作的新平台。

去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一致通过了《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将中非和安领域确定为八大合作重点之一，明确继续支持非洲实现2020年建成“消弭枪声的非洲”，决定设立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基金，支持中非和平安全与维和维稳合作。

中方愿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进一步推动联合国与非盟加强合作，实现非洲大陆和平、稳定与发展。

罗德里格斯女士（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女士，我们谨感谢你召开今天的会议。我们也感谢塔特女士和穆罕默德女士所作的通报。

我们非常重视加强多边主义以及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及其他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以便更加一致、有效和高效地应对当代挑战。我们确认，《非洲联盟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炮声的实际步骤总路线图》是非洲各国作出承诺和承担责任的一个例子，它们期待建设一个没有冲突的非洲大陆，这意味着消除贫穷、不平等、气候变化和机构薄弱等冲突的根源。

在这些目标中，正如秘书长报告（S/2019/759）所指出的那样，从维持和平与安全到执行《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利益和责任显然存在交集，这将要求促进协同增效和互补，利用每个机构的相对优势。

关于预防冲突，我们赞赏非洲联盟努力促进大陆预警系统，并建立非洲妇女预防和调解冲突网络，以加强妇女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中的作用，包括通过随时可部署的调解人网络。我们认为，可建立这些机制，使其得以用于维和行动，特别是在将于明年举行选举的国家。

关于和平行动，我们着重强调正在达尔富尔、索马里和南苏丹等地开展的更多工作。我们还认

为，可以根据在打击恐怖主义祸患领域获得的经验加强现有合作。应该更深入地探索如何加强与打击“博科圣地”组织多国联合特遣部队或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等创新举措开展合作。

我们认为，必须继续探索各种可选方案，以便联合国能够为加强这些部队的能力和效率做出贡献，为它们筹措可预测、可持续和灵活的经费。同样，鉴于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我们认识到，联合国必须继续与非洲联盟密切合作，发展预防、调查、处理和报告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能力。

我们还认为，两组织有必要在建设和平和维持和平阶段共同协调，以解决冲突的根源，并在公民，特别是妇女和青年、私营部门及民间社会组织更多参与的基础上促进法治和经济增长。为此，我们认为，建设和平委员会是促进在这些方面形成合力的适当平台。

最后，我要着重强调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与当地其它区域和次区域实体一道开展的工作，这为互动提供了空间，从而能够为合作和相互协调提供战略指导。

特鲁略尔斯·亚布拉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法蒂玛·穆罕默德大使和汉娜·泰特女士的通报。

多米尼加共和国确认，联合国、非洲联盟及其它次区域组织在和平与安全方面作出承诺并建立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寻求以更加系统和一致的办法应对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挑战。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最近在埃塞俄比亚举行的联合年度协商会议。我们还赞扬在执行《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强化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和《非洲联盟-联合国〈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为执行非洲联盟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所做的共同努力。

尽管该区域一些国家在解决冲突方面取得进展，但暴力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腐败、有罪不罚和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等构成的挑战继续威胁着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稳定。

我们认识到，非洲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挑战错综复杂，需要广泛合作才能妥为应对。我们确认，这种局势需要更强有力的支持以及更加积极主动和得到更妥善协调的预防举措。我们不应坐等冲突爆发。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该与区域机构一道，进一步有系统地执行潜在暴力局势的标准化评估程序。

有必要投资于各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创造，致力于采取特别惠及妇女和青年的举措，确认他们在所属社区中的贡献，特别是作为调解人与和平缔造者的贡献。

联合国和区域机构越来越有必要开展更加密切协调的努力，以便相互补充，形成合力，传递一致和统一的信息。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商定联合访问非洲的方式，以加强集体观念。

同样，我们积极看待即将提交的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合作情况评估报告，以及联合国-非洲联盟伙伴关系的结构和能力。我们期待报告的评估结论。

显然，为了确保持久和平和制定快速反应机制，联合国需要具备及早部署能力的区域和平支助机构，以及克服非洲大陆面临的挑战的装备和能力。在这方面，我们欢迎通过《共同承诺宣言》，希望程序将获得通过，以增加安全理事会核可为维和行动和非洲联盟主导的联合部队筹措经费的可预测性、可持续性和灵活性。

最后，我们赞扬联合国和非洲联盟正在开展出色工作，不断进行调解与合作，以寻求解决非洲和平与安全挑战的办法。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同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更协调的伙伴关系和更密切的合作，是找到可预测和持久解决办法的必要工具。

奥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主持本次重要会议，这反映了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我还赞赏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宝贵通报，他深入描述了两组织关于执行2017年4月签署的框架协议的关系正在取得重大进展和发展。我也感谢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穆罕默德女士全面通报应对冲突的一些非洲国家正在做出的共同努力。

关于安全理事会成员几天前对朱巴和亚的斯亚贝巴的实地访问，我要感谢主持会议的马特基拉大使和克拉夫特大使；鉴于安全理事会成员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成员之间举行了富有成果和建设性的会晤，我也感谢所有为妥善筹备访问亚的斯亚贝巴事宜做出贡献的人士。我们认识到，两理事会之间存在高水平合作、协调和伙伴关系，这在就共同关心问题举行的会议上得到了清楚体现，我们也认识到，两理事会的成员都真诚希望进一步促进更密切的关系。

正如秘书长在其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的最新报告（S/2019/759）中所述，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系统伙伴关系就其有序和可预测性质而言，并通过应对非洲和平与安全所面临复杂挑战的联合战略，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伙伴关系是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合作的出色范例，考虑到对非洲的关切贯穿在大多数联合国会议和活动中，反映在其所有组织、机构和方案的工作之中，这一点尤其值得称道。我们强调，必须促进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联盟之间的双边合作和伙伴关系，以及两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三边合作，以便达成和平解决办法，结束冲突，例如利比亚和索马里的冲突。

和平行动是两组织，特别是两理事会之间合作的最重要方面。这些行动取得成功对有效找到办法解决非洲和平与安全挑战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现有14个联合国和平行动中有7个部署在非洲大陆，共有8万名维和人员，这一事实即是证明。我们呼吁维护和巩固我们的成就，特别是秘书长的“行动促和平”倡议，从而确保这些行动变得更高效、装备更精良、更有力和更安全。这需要有清楚的任务授权，同时提供可持续、不间断和可预测的资金。

我们赞扬非洲联盟承诺永久性承担非洲和平行动25%费用，并赞扬和平基金现有1.24亿美元可供使用，这是自1993年设立该基金以来的最高数额。这证明各国确实致力于为基金注入活力。我们希望看到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草案，允许为由非洲联盟领导和安全理事会授权的和平行动提供资金，特别是考虑到非洲联盟有认真意愿执行《2018年联合宣言》，以便根据第2320（2016）号和第2378（2017）号决议，在非洲联盟和平行动中建立联合规划、尊重人权、行为、纪律和问责框架。

我们认为，区域经济委员会有助于促进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在预防和解决武装冲突方面的伙伴关系。我们欢迎当前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与区域经济委员会之间的磋商，并呼吁它们继续进行磋商。

与此同时，许多其它发展值得强调。苏丹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实现了历史性和解，此外，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在达尔富尔的联合行动逐步缩编，预计将于2020年全面完成。这些都是积极因素，我们希望将继续下去。我们重申，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支持两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以便取得更多进展，从而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的最终目标。为此，我们支持秘书长通过其特使做出各种努力。

我们谨回顾科威特国与非洲大陆之间的历史性特殊关系。我们通过我们的非洲联盟观察员地位，与非洲建立了合作和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推动我们继续支持非洲联盟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保持一致，实现其《2063年议程》的目标。它还激励我们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57（2019）号决议强调的非洲联盟“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以便在非洲建立和平、稳定和安全。

范弗利尔伯格夫人（比利时）（*以法语发言*）：首先，我们愿感谢汉娜·萨瓦亚·塔特特别代表和法蒂玛·凯里·穆罕默德女士今天上午的通报。我还要赞扬并感谢南非组织了最近对亚的斯亚贝巴的访问，并为在那里举行的讨论提供了便利。

正如秘书长的最新报告（S/2019/759）正确指出的那样，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战略和业务伙伴关系在几个层面上仍然至关重要。在和平与安全方面，两组织协同工作可以有所作为，中非共和国和苏丹和平协议得以最终签署就是证明。关于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我们欢迎前景扫描联合会议和联合技术访问，它们已显示出其带来的附加值，今后几个月在喀麦隆和布隆迪将有机会再次展现这一价值。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对维持和平行动和和平支助行动来说同等重要。我们注意到，对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的联合审查在修订该特派团任务授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就法治背景下的建设和平和伙伴关系而言，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面的合作也仍然至关重要，这不仅是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还有与世界银行等其他伙伴的合作。尽管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强有力的，但我们进一步加强这一伙伴关系仍然至关重要。我们愿就此谈几点意见。

首先，正如我们在最近访问亚的斯亚贝巴期间再次看到的那样，非洲联盟正在建设一个出色的和平与安全架构，这一架构必须得到充足供资，并以振兴和平基金和确保尊重人权的重要框架为基础。非洲联盟和平行动最终必须能够得益于更可预测、可持续和灵活的供资。

此外，正如最近关于青年和妇女的作用以及气候与安全问题之间联系的辩论和讨论所表明的那样，必须在专题层面加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及其各自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还必须加强业务层面的协调与合作。可以加强协调两理事会的议程，还应在两组织之间更好地协调对冲突周期的管理和统筹一致办法。

2020年将有14个非洲国家举行选举。在这方面，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与非洲联盟进行了出色合作。不过，我们认为可以进一步加强这一合作。一方面，就选举进程而言，非洲联盟委员会的召集力高于联合国。另一方面，在综合施策方面，联合国仍然具有相对优势。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仍然是重要伙伴。让我们不要忘记，这种伙伴关系首先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包括尊重法治、民主、人权和尊重我们的国民。让我们加强所有这些价值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南非国防和退伍军人部长的身份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和南非——发言。

我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就加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非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事宜提交报告（S/2019/759）。我也感谢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穆罕默德大使和秘书长驻非洲联盟特别代表汉娜·泰特赫女士今天的通报。

虽然《联合国宪章》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赋予安全理事会，但《宪章》第八章也确认，联合国和区域组织的作用存在互补性。有鉴于此，非洲联盟和非洲大陆各地的区域经济共同体正在参与解决本区域的冲突。区域组织往往是受本区域冲突影响最大的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组织也最有能力解决此类冲突，因为这样做关系到它们自身的稳定、发展和繁荣。

非洲联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和平与安全架构，以确保非洲大陆的可持续和平。该架构各机制是非洲联盟为实现和平及其到2020年平息枪炮声的愿望所做共同努力的一部分。正是为了实现这一愿望，赤道几内亚政府将于12月2日和3日在马拉博主办一

次部长级会议，主题是到2020年平息枪炮声，这也是2020年非洲联盟首脑会议将选定的主题。毫无疑问，非洲大陆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外部伙伴一道积极介入，使一些旷日持久的冲突得到解决。如我们在索马里、中非共和国和苏丹看到的那样，安全理事会与区域组织在政治和战略上展开协调，有所成效。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若要提高效率，此种协作就应该正规化、系统化。过去12年来，为改善此种协作做了大量努力。第1809（2007）号和第2033（2012）号决议的通过为执行关于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之间合作的《宪章》第八章提供了动力。

我们注意到，《非盟-联合国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在将两组织之间、特别是秘书处层面的合作、协调与协作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加强协作和战略合作非常有助于联合国和非盟制定共同目标，为非洲大陆的复杂冲突寻找可持续解决办法。显然，由于非洲大陆面临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包括需要预防、解决和管理冲突——错综复杂，联合国、非盟、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区域机制之间必须切实有效地开展合作与协作。因此，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欢迎做出各种努力，加强此种战略伙伴关系，确保有关各方真正接受联合国和非盟发挥互补作用和比较优势，包括在调解、预防性外交、维持和平、执行和平以及建设和平等领域。

指导和发展两组织之间未来伙伴关系与合作的主要原则是，开展有意义的包容性协作，采取共同的做法，以及建立有效的协商机制。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合作是联合国和非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战略合作不断增多，且必须得到加强的最重要领域之一。在10月21日和22日，两理事会的成员在第十三次年度联合协商会议的框架内于亚的斯亚贝巴开会。在那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成员讨论了非洲的各种冲突局势，特别是中非共和国、利比亚、南苏丹和萨赫勒区域的冲突局势。

关于南苏丹问题，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11月12日这一组建重振民族团结政府的最后期限之前该做些什么的问题上意见一致，这表明两理事会能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取得共识，采取共同立场。然而，在某些领域，两理事会则意见相左。利比亚问题表明，有可能使两理事会战略合作受损的不是推进和平进程，而是利益。在努力解决利比亚问题的过程中，安全理事会必须考虑到非盟委员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和贡献，包括考虑任命一名联合特使的请求。

两理事会还就一些专题交换了看法，其中包括“到2020年平息枪炮声”这一非洲联盟首要倡议以及两理事会开展联合实地访问的模式。作为这些协商的后续行动，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谨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需要兑现两理事会作出的一些承诺，使之升华为具体成果。为此，我们必须评估两理事会在制定切实可行的共同目标时在多大程度上落实了各项合作原则以及对联合国和非盟伙伴关系的承诺。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应努力履行其在以往决议、特别是第2033（2012）号决议中已作出的承诺。

第二，关于加强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的辩论会重点必须从空泛地讨论伙伴关系与合作转向提出整个联合国和非盟、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能够用来全面推进这一战略伙伴关系的切实可行的明确措施。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欢迎秘书长承诺按照安理会第2320（2016）号决议的要求，对联合国-非盟合作、包括联合国驻非盟办事处的结构和能力进行评估。安全理事会还必须以最近举行的第十三次联合协商会议的经验和成果为主要依据，就提高两理事会之间合作的有效性提出自己的看法。

最后，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国赞扬秘书长与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持续接触，以加强秘书处与非盟委员会之间的协同增效，并鼓励安理会与非盟和安会继续举行协商会

议。正如我们从各位通报者那里听到的那样，两个秘书处都勤奋地执行了各自任务。我们敦促所有相关各方致力于有效加强这一伙伴关系，使之为非洲真正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上午11时50分散会。